

本书由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湘潭大学基地资助出版



# 大学三问

## 现代大学与大学人漫谈

赵 猛◎著



华 文 出 版 社

本书由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湘潭大学基地资助出版

# 大学三问

## 现代大学与大学人漫谈

赵 猛◎著

摩 華 文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大学三问 : 现代大学与大学人漫谈 / 赵猛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075-4924-9

I. ①大… II. ①赵… III. ①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中国—文集 IV. ①G64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00440号

## 大学三问 : 现代大学与大学人漫谈

---

作 者: 赵 猛

责任编辑: 宋军占 雷 平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com.cn>

电子信箱: [kaiyu118@163.com](mailto:kaiyu118@163.com)

电 话: 编辑部 010-58336225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924-9

定 价: 4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1章 大学是什么

---

- |                     |     |
|---------------------|-----|
| 01 大学不是一个工具         | 002 |
| 02 我们需要这么多的“大学”吗?   | 007 |
| 03 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      | 011 |
| 04 当“全职保姆”的大学其实很累   | 017 |
| 05 大学排名是一块“鸡肋”      | 022 |
| 06 我们的创造力从何而来?      | 026 |
| 07 大学办出特色先要理清三个基本问题 | 031 |
| 08 也谈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    | 035 |
| 09 淡化高等教育改革中的经济思维   | 040 |
| 10 关于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046 |

- |                      |     |
|----------------------|-----|
| 11 高校去行政化应当去什么?      | 059 |
| 12 校长们的慷慨激昂与学生们的彷徨诘问 | 070 |
| 13 校园文学衰落之殇          | 074 |
| 14 校园文化特色究竟应特在哪里?    | 079 |
| 15 抖一抖我们的精神如何?       | 084 |
| 16 让大学真正回归淡泊与宁静      | 088 |

## 第2章 读大学为什么

---

- |                     |     |
|---------------------|-----|
| 01 大学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美好     | 094 |
| 02 左手梦想右手路还长        | 098 |
| 03 “鱼与熊掌”只是一个伪命题    | 103 |
| 04 读好书是你去看另一个世界的路   | 108 |
| 05 “修魔”还是“修仙”就看你的定力 | 113 |
| 06 希望少一些这样的“天才”学生   | 117 |
| 07 “有想法”才能让我们走得更远   | 120 |
| 08 坚守大学的学问之道        | 124 |
| 09 当一名真正的大学生创客      | 128 |
| 10 做一个有思想有灵魂的人      | 133 |
| 11 把大学读出味道来         | 138 |

## 第3章 在大学做什么

---

01 大学老师的三重身份	176
02 为什么专家日多而大师日少?	179
03 越“跳”越有才?	184
04 “头衔”真的那么重要吗?	189
05 教育者言行背离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	194
06 大学课堂是一个弘道启智的神圣讲坛	198
07 谁来关心他们飞得累不累	204
08 当一个好老师并不容易	208
09 净化大学的学术生态	212
10 大学应有更多的精神守护者	217
11 大学老师的“日新”之境	221
12 当好“经师”与“人师”	225

## 第1章

# 大学是什么

认识和理解大学，是为更好地促进大学发展和深化高等教育改革。而理解大学，需要我们从认识大学的核心本质开始。大学本质上是一个融合、研究、传承和创新高深学问之所，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解读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实际上有许多是社会外在赋予大学的，或者说，是大学发挥其本质功能的具体体现形式。如果游离于大学核心本质之外，仅从附加于大学的外在功能完善着手来推动高等教育改革，虽然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能够收到一种看得见的效果，但从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而言，可能助益不大。

基于大学的本质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在宏观上，需要我们打破现有的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对高等学校进行分层分类的方式，而根据大学的核心功能来进行分类，以区分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一般高校和民办高校所应承担的不同社会功能，构建一个功能互补的高等教育体系，并按照大学发展的自身规律而非以工具化的认知和经济思维来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完善高等教育的治理结构；在微观上，则需要进一步理顺大学内部治理关系，一方面使大学免受外部因素的过多干扰，尤其是要避免内部行政化的倾向；另一方面，要在回归大学本质与大学精神的前提下，来构建大学内部治理制度和治理结构，以彰显大学的治学精神、文化涵养并确保大学的持续创造力。

# 01



## 大学不是一个工具

关于“大学是什么”的探讨，文章与著作可谓不胜枚举。大家之所以特别关注这个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大概不外乎两个：其一，大学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起着重要的基础支撑与引领作用，而随着时代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学的内涵与外延又在不断地发生着演变与拓展，从动态变化来认识和把握其发展规律非常必要；其二，只有真正认清了“大学是什么”，才能将其社会角色准确定位，在把握大学本质及其演变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根据实践发展对大学的体制机制进行必要的和有效的改革，以充分发挥其功能、彰显其价值。

但是，对“大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探讨与解读，似乎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答案。造成种种分歧的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这首先是不同国家在历史发展、文化传统、教育观念特别是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造



成大学制度体系的构建不同、功能要求不同，对大学的定义自然产生差别。而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从大学的现实价值功能的角度来探讨“大学是什么”，即使在其基本内涵上各种观点有比较大的契合性，但在其价值功能外延的解读上又会造成种种理解差异，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不同学者对于大学究竟是什么也就有不同的解读。

科学理解与把握“大学是什么”，关系到整个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念和着力点，尤其在我国高等教育大调整、大改革、大发展的当下，更需要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并厘清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首先理解“大学是什么”，才能弄清大学改革为什么和改什么，才能有更为清晰的改革目标指向，真正在宏观上确保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构建、改革与完善的科学性与系统性，避免改革过程中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关于大学本质及整个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探讨，一直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进程，在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方面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正是由于对“大学是什么”的不同理解，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一些改革观念上的混乱和改革实践效果上的不尽如人意。理论探讨的价值最终要指导实践并由实践成效来检验。我国高等教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即从大学招生并轨制度改革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客观而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更是进入了一个改革的瓶颈期。这既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更迫切需要我们从事实践上对大学发展和大学改革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进行总结与反思。

实践反思的最大好处，就是让我们不必纠结于理论构建的系统性，在探讨中有一个明确的问题导向。经过长期的探讨，我们可能很难、实际上也还没有在“大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界定。而从大学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出发，通过实践总结与反思，至少可以让我们认识并辨别被实践证明了的大学“不是什么”，这种从实践中取得的认知，可能与我们的理论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那么，从对实践中需要进行反思的现实问题来看，大学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个带根本性的突出问题是什么？这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在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理论探讨指导下，越来越将大学工具化的倾向。

大学的本质，从根本上而言，它是一个融合、研究、传承和创新高深学问之所，尽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和知识需求的日益增长，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功能合而为一，人才培养即教学的功能日益凸显，但应当说，这并不影响大学作为研究和传承高深学问之所的本质功能。只不过，社会需求的发展，大学的现实功能被不断拓展，并在人们的观念上、行动上将这种外在的现实功能逐渐固化，形成了在实际上或多或少偏离了大学作为研究与传承高深学问之所这一本质的现实观念——大学是作为一个科学技术研究和人力资源开发工具而存在的社会组织。

这种工具化的认知，或许并不多见于直观明了的理论表达，但在现实中却已越来越成为一种优先选择：从宏观上来考察，即是把大学当作满足社会对科学技术、高素质人才需求的供应工具；从微观上来说，大学自身在“适应”和“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观念主导下，越来越蜕变成成为与医院、银行等服务和满足于当前社会需要的机构并无二致的一个

社会组织存在；而从更小层面而言，大学里的人，即大学的老师越来越将教师职业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大学的学生则把读大学视为将来谋取一个好工作的途径。

将大学视为科学研究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工具化认知，导致我们对于大学本质的曲解和大学功能的误读，以致附加于大学身上的功能越来越多，我们对大学的现实期望就越加复杂，进而使大学在“社会需求”的漩涡中越陷越深，在某种程度上衍生出来的一些利益关系一旦生成并固化，就会给高等教育改革乃至整个教育改革带来越来越大的阻力。举个简单的例子，由于社会在人才规格上对掌握一门外语的需求，不仅英语教学、学习占去了学校和学生极大部分精力，而且四六级考试、考研考博乃至职称晋升的硬性要求，导致社会英语培训机构遍地开花，形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利益链。从高考到考研，再到毕业生就业和教师职称评定，单英语考核方式的改革，就会触及培训机构、人事部门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多少会给进一步深化改革带来一些挑战。产生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就在于对大学工具化倾向的解读——大学是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的场所，就应当按社会人才需求规格来“生产”人才“产品”。

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说，社会有什么样的技术和人才需求，大学就应当开展什么样的科学研究和培养什么样规格的人才。这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恰恰是这种观念及其实践的影响，对于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内涵侵蚀却是致命的——大学由融合、研究、传承和创新高深学问之所越来越沦为社会所需求的技术与人才供应的工具，其独立与自治的品格在实用主义的操控下逐步消失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想

像力与创造力被大大压缩，大学的创新活力和引领社会思想文化、巩固基本价值并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本质功能也被大大弱化了。

正是看到大学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这个突出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呼吁大学的回归。然而，让大学回归本位，最重要的，是要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出发，将大学视为创造知识、传承学术和光大民族优秀思想文化之所；最迫切的，就是要摒弃将大学视为一个科技与人才供应工具的观念，进而解除附加于大学身上的越来越多的外在功能束缚。实际上，大学只是一个研究、传承和创新高深学问的场所，换言之，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最核心的还在于科学研究。至于培养道德水平更高、知识结构更加合理、人格更加完善的人才，一方面当然是为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让培养出来的人传承学术和知识、传承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以在更高的层面上，造就科学知识、思想文化、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的代际传承与创新。

# 02



## 我们需要这么多的“大学”吗？

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恐怕要遭许多人“拍砖”。试想一下，每年有几百上千万的高考考生，寒窗苦读十多年，就等着挤过独木桥上大学，千千万万的家长也盼望着子女“金榜题名”，何况每年还有许多的考生遗憾落榜，怎么能说大学多了呢？但我要说的，正是这种传统思维上将大学、高校混为一谈的固有认识。

大学当然属于高等学校，那么，所有的高等学校都可以称之为大学吗？我看不见得。我们常常讲，大学是人才培养的摇篮、知识创新的基地、学术研究的殿堂、科学思想的策源地。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产生于中世纪，巩固于文艺复兴时期，发展于18-19世纪，成熟于20世纪。1826年由洪堡创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柏林大学，其标志主要有两条，一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二是教学和研究相统一，即大学不仅有传承知

识的功能，还有探索与创造知识的责任。大学的雏形源于中世纪经院派的辩论，它实际上是为各流各派提供一个学术辩论的场所，起初是不重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他所倡导的大学之道，在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与我们理解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也有着很大的差别了。直到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及其体系化，大学创造知识与传承知识的功能合而为一，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职责才凸显出来。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实际上起步较晚，尤其近些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人们对大学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要求大学既要搞科学研究出成果，又要培养学生出优秀人才，还要承担社会责任引领经济社会发展，附加于大学身上的东西越来越多，加上各种各样的评估、评价、排行榜，可以说让大学无所适从，只好按照各种“指挥棒”“跟着感觉走”，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都想做，结果什么都做不好。于是乎，又有人“大声疾呼”，大学应当“回归本位”。可问题是，大学的“本位”究竟是什么？按照把大学、高校混为一谈的普遍理解，其“本位”自然是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这是现代大学的职责所在，但大学的“本位”就是培养人才吗？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就像前面所提及的，从其诞生起，它本质上是作为融合、研究、传承和创新高深学问的场所而存在的。由此而言，大学要“回归本位”，就应当回归“研究和传承高深学问”的本位，培养人才是社会赋予大学的一项重要功能，也是大学与其他的社会科研机构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正如许多人所说，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是并行不悖的，没有高水平的科研，就很难有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但把两者比作“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同等看待，还是有待商榷，即是把大学

与一般的高校等同起来看待的结果。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其根本还在于科学研究，其次才是培养人才。

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高等学校分层分类的问题。在社会上，大多数人习惯性地把高等学校统称为大学或者是高校，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分类中，也大多按照行政隶属关系，习惯性地分为部属、省属及民办高校等类别。这种认识和分类，往往很容易混淆高等学校之间的功能，特别是在办学资源配置上，往往出现“僧多粥少”的现象，只能“撒胡椒面”，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来确定学校的“重要性”，而很难按照学校的层次定位、办学特色及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度来进行衡量。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需要有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作为支撑，更需要有一批数量不一定多，但在研究和传承高深学问、构建和巩固社会基本价值方面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作基石，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在社会价值构建方面的“潜在功能”，却常常被大家忽视了。我们现在看待和衡量一所高校的实力与社会贡献度，有一种不好的功利化倾向，这就是简单地用身份和数字说话：是不是“985”和“211”，校园占地和建筑面积几何，有多少老师和学生，出版了多少部著作和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承担了多少项科研项目和拿了多少个国家奖励，等等。这种显性的“硬实力”固然重要，但从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来说，发挥大学的作用，构建和巩固社会基本价值，却是带有根本性、影响更为长远的东西。

所以，我们应当跳出现有的、从行政隶属关系上对高等学校的划分，将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与一般的高等学校区分开来。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应

当从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发展、社会主流价值的引领和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出发，在社会科学研究上更多地专注于基础性的研究，在自然科学研究上更多地专注于前沿科学领域的研究，在人才培养上更多地专注于有天赋、有专长、有基础并有志于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学术人才的培养；而一般的高校，则可以把更优质的资源，用于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具备高素质与专门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培育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即重点本科学校，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壮大一般高校（包括一般本科、大专院校和高职院校），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所需的应用型人才；发展一批继续教育学校（包括民办高校和各类社会培训学校），以缓解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并满足终身教育的需求，从而形成一个橄榄型的高等教育结构，以利于高校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从而保证大学集中精力开展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型人才以引领社会，一般高校集中精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应用型人才支撑社会，其他类型学校作为补充满足和服务于社会。

社会需要的研究型人才、具有研究天赋并有兴趣专注于科学研究事业的学生，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的学生，都还是希望通过高校四年的专业训练与能力提升，进入社会去打拼。毕竟，通过大学四年的学习，要想在学术研究上有多大的建树和取得多大的成果，恐怕很难，即便有，也只是凤毛麟角，若能学个一技之长成为技术型或应用型人才，倒是可以预期的现实。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这么多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只是我们现在还是习惯性地把所有高等学校称之为大学或高校，所以还是需要这么多的“大学”而已。



# 03



## 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

放眼现在的大学，在每一所校园里，除了寒暑假会稍微“冷清”一下以外，其余时间总是人头攒动，热热闹闹的。也难怪，一所大学，少则几千上万人，多则几万上十万人，人口密度之大可想而知。这么多的人组成了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早起晚归，他们脚步匆匆，他们踌躇满志，他们理想丰满，最能体现一个社会的情感热度与创造激情。

然而，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理想、充满活力的群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既常常上演着“速度与激情”的酣畅淋漓，也会重复着“理智与情感”的自我纠结。

每年的六七月份，可以说是热闹的大学校园里最忙碌的时候，送出去一批毕业生，录进来一批高考生。毕业季与高考季几乎叠加，让不管